

中國方志叢書
●華北地方●第一五三號

陝西 省

郿

縣

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五三號

據

清·沈錫榮纂修
清·宣統元年鉛印本

影印

陝西

郿

縣

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金石遺文錄第五之上

郿縣志卷八

唐花歡喜碑

右碑在五會寺高三尺有奇兩面鑿佛寶鬘瓔珞深寸許不能以紙椎拓約有數十字可辨者花歡喜三字制造古麗爲唐世之物無疑花歡喜閨秀小名別見唐人阿彌陀佛會碑城在歷此碑不類題名亦可證唐人結習之語匪後代所撰也

唐柳宗元禱雨碑記

雍州西南界於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崇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於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於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宏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懽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時尹韓府君諱臯祗

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之命督就祠宇泣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於西序右階之下肆刻裴氏之政於碑之陰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於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於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彊禦訟獄不私於上罪責不及於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徵賦首入而其人益瞻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褒嘉稱其理爲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歆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啟之也

右碑宋時已佚其地寒冰積雪云云地理通釋已引用之

宋至和二年牒

封濟民侯之勅

六字隸書題額

中書門下牒鳳翔府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鳳翔府李

昭遘奏臣聞祭法山林川谷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又漢郊祀志湫淵陳祠天下山川隈曲往往有

之臣本府管縣有九郿縣卽其一也縣有太白山山在縣南四十里謹按圖經所載辛氏三秦記云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周地記圖云太白山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常以爲候故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卽暮乃知茲山候雨自古而然神靈尸之宜有禱應也山有祠廟不知建置之始唐世祀之正元中詔京兆尹韓臯重修據柳宗元集有碑具載靈應今錄柳碑於前後唐清泰中復加繕葺國朝祥符三年專遣使修完春秋邑令致祭列在祀典山巔有湫每遇歲旱府界及他境必取水禱雨無不卽驗朝廷近年累遣內臣投奠龍簡臣自到任以來詢訪前後之異其事旣出傳聞不敢寫錄今止具今季春夏已來兩次得雨親驗事實所陳二事非臣獨視道路之人不可誣也伏見朝廷恤民之意甚厚崇祀之志甚恭前件太白山本前世欽奉之地靈貺昭晰今古所信靈湫在上顯應如此其太白湫水欲望聖慈特加封

爵臣兼聞慶歷七年五月河南府王屋縣析城山聖水泉特封爲淵德侯其例未遠可舉而行或蒙報可實慰羣願伏候勅旨牒奉勅禮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非有豐功曷膺上爵太白山湫名山之下神龍所潛每遇旱暘必伸禱請能爲霖雨以澤民田守臣有言蒙福甚遠宜降十行之詔用疏五等之封以答神休以從人欲宜特封濟民侯仍令本府差官祭告牒至准勅故牒至和二年七月十三日牒給事中叅知政事程戶部侍郎平章事富兵部侍郎平章事劉吏部尙書平章事文嘉祐二年三月一日將仕郎守鳳翔府郿縣令賈蕃立石張遵鐫字

碑側題名

大金正大三年二月十有 下闕 蔡口題 下闕

右碑在清湫廟

至和二年七月十三日牒給事中叅知政事程者程戡也戶部侍郎平章事

富者富弼也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也吏部尙書平章事文者文彥博也是年六月陳執中罷彥博再相弼亦同入中書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復之象也此牒正書仿顏平原撰文整雅宋碑之佳者余嘗論金石之錄不獨錄其紀載資文獻卽碑材書寫之工繆亦覘一朝運會之隆替如此碑豈匪盛世之物哉

此濟民侯封太白湫水也故李昭遘舉慶歷七年聖水泉封淵德侯爲例然眞宗時已封通泉廟爲靈派侯昭遘只就仁宗時言之爾皇祐元年五月丁未遣官祈雨三年三月分遣朝臣詣天下名山大川祠廟祈雨至和二年四月甲午遣官祈雨故碑云朝廷近年累遣內臣投眞龍簡也

金大定四年牒

尙書禮部據鳳翔府郿縣春秋鄉槐芽社住院僧懷正狀告本院自來別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壹伯伍拾貫乞立惠濟院名額勘會是實須合給賜者牒奉

勅可特賜惠濟院核口准勅故 大定四年月日令史向昇押主事盧押奉議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押中散大夫行員外郎李宣威將軍郎中耶律侍郎通奉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大定七年歲次丁亥十月日小師僧了悟

古槐樹四棵栢樹四十八棵索羅樹一棵藥樹一棵苦蓮樹一棵柿樹三棵其小樹不計

右碑在槐芽鎮槐北寺明成化中重刻

右牒題曰通奉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者王競也競字無競彰德人天德中擢禮部尙書同修國史大定二年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與碑合禮部尙書金人官志爲正三品而競以遷睿宗山陵儀注不合典禮削兩階故碑稱通奉大夫通奉大夫爲從三品之中階則競之向爲禮部尙書當是制授資善大夫爲正三品之下階也禮

部掌釋道事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此牒所載並詳備大定五年世宗語宰臣曰今邊鄙已寧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悉罷之此牒在四年故猶云納錢一百五十貫乞立惠濟院也章宗時仍復之

金張中偉碑

故棲閑居士張君墓表

九字篆書題額

大金故義谷棲閑居士張君墓表翰林侍講學

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口一千戶食實邑一

百戶下闕撰并篆額資政大夫叅知政事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口千戶食

實口口百戶

下闕

書君張氏諱中偉字充甫其先安定人徙居五原之張義者

最號望姓君張義族也曾大父諱遇贈太保大父諱存贈太傅父諱達贈太師

宋靖康末以右

下闕舊志作武人夫刺四字不可信也

吉州王師圍太原引兵赴援力戰城下死

之宋人嘉其節繡袞之贈上及再世諸子皆以廕補官君甫七歲授保義郎累陞忠翊郎比冠特授昭毅郎闔門祇候而兩兄皆已貴顯伯氏原國公中孚時

經畧涇原仲氏宗國公中彥亦經畧秦鳳故辟君涇原幕書寫機宜文字君性純質重氣義尙志節凜然有父風既秩滿會關輔多故遂無復仕進意兩兄屢相稱引當途者將處以郡佐不屑也少日屏居口山築室開軒榜曰睡樂以寓起居間適之意先時有宅京兆松檜交陰深閼清閒如在富野而城南別塢又當杜曲佳處於是種竹引流日加營治幅巾杖屨往來其間山人野老或與接袂未識君者不知其爲貴公子也齊國既廢河南之地復歸版圖而原公入被柄用顧問所及首以君材爲對他日安問之西因諭君以撫仕趣其行君復書辟之大略以爲貴賤窮達各行其志累辭數百陳義甚高且以詩繼其後獨道韋杜間花繁酒熟之樂而不及其他原公讀之愉然自失曰是不來矣宗公解印恒山對君清話口口口口憂患抵掌歎息蓋羨君間中所得之勝而愧君早退之勇也君素懷經濟之略而養志既久滋厭仕宦故晦不自顯若與世相忘者及酒酣慷慨論說古今人物與夫治亂成敗之迹皆詣理極人然後知君非

義而已矣聞之昔人貴則公之賢則君之竊哀君之志而高君之風故去公而
書君賢之也辭曰義谷之雲兮油然而霖雨義谷之木兮隆然而棟宇嗟君之
口兮胡爲乎隱處口谷之樂兮惟義是取口口墓兮口口口口兮流淙我則
倦游兮豈曰不逢胡爲中谷兮惟義是從孝悌兮至行雖不用世兮口口口口
口處口義兮窮達有命口德口口兮口德之下闕琢神門兮翠琰君乎存兮不
亡

右碑在縣北大歷寺東南高原之上碑材穹隆正書仿李北海金碑之上上
者

張中偉爲中孚中彥之弟中孚中彥史有傳碑以父諱達贈太師靖康末以
守吉州死援太原之難而史言父達仕宋至太師誤也中孚以宋之鎮戎軍
安撫使降金爲鎮洮軍節度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封原國公中
彥以宋之涇原副將知德順軍降金代李彥琦爲秦鳳經略使後封宗國公

咸與碑合金載割河南陝西界宋中孚中彥入宋被留臨安中彥又爲宋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皇統初金復河南中孚中彥又北歸入於金故碑曰宗公解印恒山對君清話自慮涉履憂患爲歎息也中孚中彥以宋忠臣之子仕於宋仕於金仕於齊地還宋載仕於宋地還金載仕於金恬然無所恥怪匪狗彘而若是乎然則中偉不樂仕宦寄書中孚自道韋杜曲花繁酒孰之樂者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而又不忍彰其兩兄之醜者其一佐涇原幕府爲中孚屈不爲金屈嗚呼中偉爲宋之遺民達之孝子金之高士乎碑云中偉善詩能感而不懟迹其躊躇家國俯仰身世必有可觀者焉余尋碑墓下歎達之生中孚兄弟爲大官垂名汗青不如郿塢之旁蕭然殘碣生一中偉之爲榮也碑以中偉剪臂肉療兄疾史亦言中孚孝友與中彥無閒言然脫脫諸君獨不傳中偉於孝友隱逸之林何哉

金泰和元年詩刻

我本麋鹿姿山野是所適混口冠帶囚未免衣食迫每到幽人居恍然与世隔
閑來挈家來誤入神仙宅忘形口繁飲知音有雙栢高謝俗緣拘深愛歲口碧
光陰過隙駒去口諒何益始信住庵人早退是長策去留且隨緣大笑乾坤窄
它日復再游俯仰便陳迹口和居士宋雄飛來游時泰和改元三月十一日

右詩刻在縣南二十里觀邨老君庵庵卽金時天慶宮下院天真觀

金孔公渠水利碑記

事拊樞以爲恩務姑息而爲惠區區然將欲仁民者可以爲德乎曰是德而已
非實德也求耳目之近功取膚寸之薄效子子然將以利民者可以爲政乎曰
是政而已非恒政也蓋區區之仁可以周於寡而不可被於衆子子之利可以
行於近而不可及於遠豈若人間有大丈夫天下有奇男子規模宏遠氣岸超
騰立一事則傳於無窮建一功則垂於不朽大而於郡小而於邑衆耳驚聽羣

目駭矚交口稱嘆而復商較曰自非負不世之才抱非常之器能如是乎乃如是人吾於孔公見之矣郿塢舊引斜谷水通流縣城歷皇統饑饉人煙凋敝郿落邱墟懸隔六十餘載宰是邑者不爲不多例於爲政貴於因循故此水之利不惟不知雖知之亦不爲慮明昌七年邑宰孔公蒞事之暇以郿城古之名邑至於山川勝槩古蹟人物土貢風俗無不畢覽採其宜於時政者首議行之於是詢之鄉老曰以是邑山水明秀土地肥腴似非窮髮不毛之比而何至枯槁雖園甲溪毛皆仰足於旁境乎鄉老咸曰明公之鑒何神耶縣衢舊實有水通流自皇統癸亥於今六十餘年源流堙塞郿人有幸實賴明公規畫萬一復古豈特吾生受賜雖百世之下子孫亦若是矣公乃詢諸耆老無可與議者越翌日謁道士楊洞清從容論及水利楊揣知公意忻然數諾曰不勞明公餘力借明公之德誠指日可畢其事於是公暨楊偕至谷口剗苔剔蘚披尋故道計度費力大具工役名實楊也其經營之力皆出於公將垂成俄以公被命赴省爲

奸人所阻幾敗乃事憲司張公子明巡行過鳳翔潛知其由張公覲有攸濟於是按攝奸黨仍召楊與之爲約楊曰三日可濟矣遂呼縣胥責如楊約楊到縣三日功已告成俄而元雲四作雨若瓢注水亦通流似有靈物護持者矣順流而下通衢廣陌黃童欣躍白叟歡呼公室賴之芻粟無憂私門仰之游覽有勝至於汲引灌溉塗暨洗濯無復曩時之艱虞未葺綠槐夾路細柳交岸龍鬚蘸碧給萬宇之焚膏黷粒翻紅被千門之饒簋鬱蓂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陝右之上腴礪禮區計僅有數千園田畦計不啻幾萬有粟者易爲之粒有麥者易爲之屑有食者易爲之蔬其利益不足縷白此特舉其岸略憲司錄其事白臺臺具奏尋騰美除與夫魏之西門豹知漳水之利而不爲之興漢之許商梗屯民之塞而不爲之浚才識過於十倍遠矣昔史起引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白公俱能鑿涇爲渠注填關之水溉焉鹵之地而民並歌之迨夫孔公鑿南山之水延袤五十餘里通於邑衢以富郿民郿民六十載之間猶處陸之魚方

且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賴一水之利遽若相忘於江湖之中復若車轍之鮒丐
升斗之水活絲毫之命一旦遠於枯魚之肆而不待徼西江之水顧惟若此廻
視三子之事業夫何歉焉竊嘗論之君子不得志則已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居
位則已居位則思利於人彼黃文疆守田令而不分郡人之穀公儀休拔園葵
而不奪農夫之利即諸用意良亦嘉矣方我孔公德之有實政之有恒水利一
興官民兩利無乃勿乎如孔公之功利無不被福無不歛豈特躬享其榮其餘
膏剩馥沾丐子孫者亦多矣余在二曲熟知其事欲爲之記而未暇也泰和戊
辰夏薤賓後旬邑人趙璧君瑞惠然見訪具道始末求余作記余喜而爲之書
泰和八年進士鳳泉強造記

右一碑佚

金大安二年鐘款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

以上題字上層